

中国现代山水新诗选注

情满山河

陈绍伟

情满山河 陈绍伟

山河恋诗丛
一 山河恋诗丛



中国现代山水新诗选注

情满山河

陈绍伟

山河恋诗丛
情 满 山 河
——中国现代山水新诗选注

陈绍伟 编
责任编辑：张盛良 周之德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 3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 印张：12.75 字数：22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2,000

ISBN7—5355—0799—9/G·831

定价：4.50 元

出版前言

倘若你检阅《全唐诗》、《全宋词》，你就会发现，山水诗的分量，几乎过半。新诗写山水，也算牛充栋。似乎可以说，凡为诗人，无有不作山水诗的。

山水之于诗，真个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然而，山水虽无情，作为一个审美客体，它也在不断变化。古人写的山水诗，那意境，那美趣，都属于他们那个时代。我们大可以品赏、领略他们的感情和艺术，却大可不必重叠他们的感情和艺术。

我们需要属于我们时代的山水诗。

现代山水诗应具备些什么基本素质呢？

一、要以今人的眼光看山水，看出山水的变化——它的潜在美；不能使我们的山水诗只是表面的涂抹；山水诗人不能停留在一般游客的水平，他所开掘的自然美，应当有更高的层次。二、要使现代山水诗富于时代亮色。纯客观的描摹，古人都不齿，何况今人。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作品：透过山水美，不仅看到祖国大地的可爱、美丽，

也看到祖国的变化和进步、发展。三、要有诗人的人性：自己独有的感受、角度和审美方式，以及相应的表现力度。我们欢迎各种风格、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山水诗。

有鉴于这些思考，为了激发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热爱祖国山河的情愫，为了开阔他们的视野，增加他们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我们联合编辑出版了这套《山河恋诗丛》。它可以是个人的专集，也可以是多人的合集。每本诗集，都配有一定数量的山水画，或是一诗一画，或是一山一画、一水一画。我们热忱盼望广大诗人，包括华侨、港澳同胞、海外华人中的诗人，在这套丛书的处女地上播种，使它开花，结果。我们这套《山河恋》，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只准写山与河。凡祖国大自然之美，必然旁及到社会美，都可以入诗。在题材上，它具有既鲜明又广泛的特色。

希望诗人们、评论家们和广大读者，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支持。

湖南教育出版社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中国新诗的华彩乐章

——《中国现代山水新诗百家》自序

陈绍伟

1

1917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出现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这是至今见到在报刊上最早发表的新诗。从此，古老的诗国有了崭新的诗体——白话诗（新诗）。一发而不可收。《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出版）起，接连推出一批白话诗，其阵容已经颇为可观了。《新潮》、《少年中国》、《晨报副镌》、《觉悟》等刊物，刊登白话诗的劲头并不低于《新青年》。

大概因为白话诗又叫“自由诗”之故吧，从早期的新诗开始，题材是极其丰富的。以山水风光为题材的白话诗，所占比重是不少的。我国第一部新诗集《新诗集·第一编》（1920年1月初版），就有“写景类”的诗作16首，第一部个人新诗专集《尝试集》（1920年3月初版）也有一些山水诗。

在中古新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女神》(1921年8月初版)，郭沫若更是以大手笔的姿态抒写山水风光。《初期白话诗稿》(1932年初版)，收入了李大钊的《山中即景》、沈尹默的《月》、《雪》，胡适的《十二月五日夜》等。上面只是随手以几本诗集为例，已经足以看到山水风光类的新诗在新诗发展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它，是中国新诗的华彩乐章！

2

中国古典诗歌，对山水风景的描写，最早出现于《诗经》；《楚辞》对山水的描写就十分精细了。到魏晋、南北朝出现了如陶渊明那样享有盛名的田园诗人。谢灵运的山水诗，令人刮目相看。以后，唐、宋至元、明、清，几乎没有哪一位大诗人不长于写山水诗的。这里有客观原因，也有诗人的主体因素。中国地域宽广，名山大川造就诗人。当时复杂的社会原因，如有的诗人仕途失意，转而寄情山水。再有，当时的哲学思想，也给诗人的山水诗创作造成深刻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宋初文咏，体有因格，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就揭示了这一文学现象。

我作这些粗略的回顾，用意是在于说明：新诗中的山水诗，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中国诗歌的合理发展。诚然，它又不是历史的

简单重复，而是具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些新的特点。

3

在20至40年代，写山水诗是诗人的“兼职”，没有号称为“山水诗人”的。这是不是诗的倒退？我以为不是，其原因至少有：一、诗人的视野开阔了，处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再不可象陶渊明那样“寄菊东篱下”；二、诗人的史命感加强了，因而不可能沉醉于山水之中；三、新诗尚处于草创阶段，艺术手法有一个适应过程；四、作为新文学，是一种多元化，多种艺术形式渗透、融会的文学，“五四”时期的作家，不但写诗，还写小说散文、评论，绝少单一型的作家。诗人在创作题材上的单一化，就更不大可能出现的了。这本身就显示了诗人艺术素养的全面发展。

我这样说，并非是认为新诗不需要或不可能产生优秀的山水诗人。不是的。事物的发展有阶段性，新诗的发展亦如是。我们只能把一定的文学现象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才能揭示其发展规律。新诗经过七十多年的历程，在山水新诗的创作中积累了实践经验，就必定会造就新的山水诗人。其实，现在已经出现了以写山水诗为主，而且又有相当工力的山水诗人。本书由于体例关系，未能收入他们的作品，只能留待编选《中国

当代山水新诗百家》来补遗了。

4

从收入本书的作品来看（难免挂一漏万），山水新诗达到相当高的成就。

首先，还得指出的是：新诗虽然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但要切断它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血缘关系是不可能的。胡适主张“诗体的大解放”，但是他的《尝试集》有着明显的旧诗痕迹。康白情一面强调“旧诗里所有的陈腐规矩，都要一律打破”，一面又指出：“旧诗底好的、或者音调铿锵，或者对仗工整，或者词华秾丽，或者字眼儿精巧，在全美底一面，也有其不可否认底价值。”（《新诗底我见》。）中国山水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物象的捕捉与意境的创造上，在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和谐统一上，在表现山水的自然美与寄情山水上，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然而，新诗的确在变了，山水新诗的确在变了。变化是先从诗人新的观念而来的。诗人用新的意识审视物象，山水新诗不同程度显示了时代意识。这在一些政治倾向十分鲜明的诗作中固然不难看出，就是在一些以写山水自然美的山水新诗中，也一扫过去那些受形形式式旧哲学思想带来的灰暗、消极情绪。大多数诗人用积极的人生态度来抒写眼前的景物，从总体上体现了当时诗

人应该达到的思想高度。

把歌颂自然美与改革社会、改变人生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这期间山水新诗的特点。我们读完本书的作品，发现一个现象，当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时，单纯写山水自然美的诗作越来越少，诗人或是从山水中提炼出一些形象作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解放的象征，或是从山水蒙上的灰暗中鞭撻腐恶或是从山水的新变化中讴歌光明。

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使山水新诗进入了新的艺术天地。各种诗派在山水新诗中，都有出色的表现。有的长于写实，有的乐于意象，有的尝试图形……我们应该尊重一切诗人严肃认真的艺术探索。正是他们辛勤的劳动，构成了山水新诗的瑰丽景象。当然，对某些诗人，历来毁誉不一。我以为，这不要紧。历史是最有才能的淘金者，好诗自会传世。基于此，我还是把诗选得面宽一些，还新诗发展的本来面目。就算是对一些只有一两首诗传世的诗人也尽量不要忽视。

山水新诗还有一个重要的成就，是有名篇。一个时期的文学繁荣，不仅仅是以数取胜（一个诗人也如是），更重要的是有名作。新诗从1917年至1949年，仅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已经拥有数量不少的名作——将会影响几代人的名作。其篇目，不用我一一列举了。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心目中的名篇会不尽一致。我相信，不同艺

术趣味的读者，会从入选的诗中找到自己心目中的名篇，新诗史家，也必定会认定一些名篇。

5

山水新诗（及古典山水诗）的审美功能是多方面的。一个诗选本的功能，也是多方面的。我希望本书能给新诗研究者提供一个较完备的山水新诗选本，给新诗爱好者提供一个艺术风格多样化的选本，为一般读者提供一个认识祖国山河的选本。对于后者，我感到入选诗作的描写面还不够广（已注意到力求景点多一些），这不是诗人没有才气，而是历史的局限所致。当时的旅游业是极不发达的，有许多名山大川的风景点还未开发；加上诗人们处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一要生存，二要温饱”，没有多少闲情逸致去游山玩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青年读者是比前辈诗人幸运了。所以，就一般读者而言，从本书中会受到美的熏陶，会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感染，会激发创造新生生活的热情。

这，也是新诗这一曲华彩乐章的迷人之处吧。

1988年11月1日于广州石井半山居

《山河恋诗丛》序

湖南教育出版社和广东旅游出版社合编一套《山河恋诗丛》，我预祝它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山水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一个品种。从文学史家公认的第一位山水诗人——南朝刘宋时代的谢灵运算起，一千六百多年来，山水诗作者代不乏人。以山水为题材的诗篇在古典诗歌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包括大诗人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在内的历代许多优秀诗人，都写下了这类题材的优秀之作。这些诗篇象它们所吟咏的山山水水一样长留人间，其中不仅有许多名山名水因名诗而更增其名，还有不少山水景物原为不名却因诗而名的。

当然，不能说山水诗就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成就。尽管可能被有的人讥为死抱住“社会学方法”的“旧观念”不放，我至今仍然认为，我国古典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首先还是那些

广阔而深刻地表现了社会现实生活内容并具有与之相称的高度艺术性的作品。不过，在这同时还必须这样说：不以表现社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山水诗，其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也决不应低估。它是我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我们民族足以为之自豪的一份精神遗产。这些优秀的山水诗，不仅艺术地再现了祖国河山的壮丽多姿，而且艺术地发现了大自然美的奥秘；不仅使人们看到了诗人赋予它以生命的水光山色，而且使人们看到了水光山色之中诗人自己的生命。这些诗人是山水中人，更是社会中人。无论在山在水，都不可能是王国维说的“无我之境”。因此，这些诗不能不或隐或显地寄托着诗人对社会和人生的所思所感。这样，千百年来读者除从中欣赏到大谢、小谢“池塘生春草”、“澄江静如练”式的诗化的自然美之外，还从中更多地体味到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和杜甫“不尽长江滚滚来”式的历史风云之感和人情家国之叹。尽管也有一些山水诗表现了某种士大夫虚无通世以及皈依宗教的消极思想，但更有许多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襟怀和积极向上情绪的名篇，诸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等等，以及不少表现了哲人式智慧而兼

有哲理和诗意的佳作，诸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等等，这些都是千古传诵的名作名句，它们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而世代相传地为我们的人民所珍视。

“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六十多年来，用古典诗体写作的近代和现代诗人们依然继承了古典山水诗的传统，继续写出许多优秀的山水诗。柳亚子、郭沫若、田汉、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大诗人的作品表明：在新的时代中，不仅旧体诗——即古典诗体的诗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古典诗中山水诗的传统也在继承和发扬。当然，新体诗中的情况是有所不同。可能由于革命和战争的生活环境使诗人无暇欣赏山水风景，或者也由于后来文艺指导思想上“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使得山水被排斥在重要题材之外吧，的确在新诗中长时期来很少有以写山水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不过，说“很少有”并非是没有。至少从全国解放后算起，除去表现祖国面貌的变化往往以山川形胜作自然背景外，有意识地以写祖国山水林园为题材，以继承古典山水诗传统为己任的诗人和诗作，大约从五十年代起就相继出现了。

新时代的这些以祖国山水为题材的诗，不管是新体或者旧体，都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山水诗

了。它们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也在艺术表现上都有了新的变化和突破，也许可以把它们叫做“新山水诗”吧。这些诗是新的时代精神的表现者之一。它们从新的、更高的意义上发现并唱出了“江山如此多娇”的时代强者，以今朝风流人物——新时代主人的豪情壮志在指点江山。诗人有“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博大胸怀，有“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的时代呼吸，有“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改造山河的英雄气概。不管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遭到了多么大的挫折，这些仍然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真实反映，或者是它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反映。总之，以毛泽东诗词为主要代表的这个历史时期中表现祖国山水题材的新旧体诗歌，的确把传统的山水诗发展到了前无古人的新高度。

正是这样，我觉得有理由这样认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我们祖国向四化大步进军的今天，这些优秀的山水诗仍然是值得我们珍视的。为我们的四化建设者们，为我们的青少年同学们，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寻访祖国河山的旅游者们，编选一套《山河恋诗丛》，使他们读到从古至今、从旧体到新体的一系列优秀山水诗，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适时的。这些诗当然不是为了作地理、地质或生物学教科书的辅助教材，也不是给旅游者提供具体地点的导游指南。它的重要价值完全不在于

此。它从历史的、美学的高度上足以使人们认识我们祖国的无限江山，激发人们热爱祖国大地和祖国历史的高尚感情，提高人们由此升发出来的崇高、向上的思想境界和欣赏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的健康、深邃的审美能力。这些，对于生活在今天的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恐怕都不会是多余的吧。

“识我中华，爱我中华”。识我中华山山水水，爱我中华山山水水。为保卫她，建设她，使她更加美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我想，这应该就是编印这套《山河恋诗丛》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相信它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理由所在。

1986.8.15. 北京

·山河恋诗丛》序	贺敬之
中国新诗的华彩乐章	
——《中国现代山水新诗百家》自序	
陈绍伟	
刘大白	
西渡钱塘江遇雨	1
西湖秋泛(一)	3
西湖秋泛(二)	4
沈尹默	
月夜	5
周作人	
小河	6
山居杂诗(节选)	9
兼士	
春意	11
李大钊	
山中即景	12
山中落雨	13
刘复	
落叶	14
胡适	
蝴蝶	15
江上	16
郭沫若	
日出	17
夜步十里松原	18